

琼南旧事

也说“崖城”其名

□黄家华

“崖城”其名，古已有之。却有网红博主发小视频，称崖城为崖州的俗名，说“崖城”其名是现代才形成。信口开河，大谬不然。且不说“崖城”和“崖州”二者有别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而“崖城”其名，早在清朝初年，就见诸文献记载。

康熙十年(公元1671年)，时任崖州知州的张耀士，没错，就是首创编纂《崖州志》的张耀士，在其上奏朝廷的《请复边郡详文》中，启头便奏曰：“窃照琼郡孤悬海外，《禹贡》不列九州。蕞尔崖城，尤居岛末。”张知州所称崖城，就是崖州州城的简称，即吾乡崖城。民国之后崖州改崖县。此后的崖城，一度是崖县县治。所以，“崖城”彼时也自然就有崖县县城的含义。后来崖县人民政府乔迁三亚，崖城不再是县城，但这地方依然叫崖城。

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，明朝沿袭宋制推而广之，各州、县城在

城内设坊，近城设厢，乡都设里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和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，明清时期，崖州城区就设有三坊四厢，即遵道坊、日升坊、起晨坊和东厢、西厢、南厢、北厢(解读详见拙作《崖城从前》)。彼时崖州城治的区域，即所谓“崖城”，就大致在这三坊四厢范围之内。大乎哉?不大也。实在是太小了，难怪知州张耀士叹曰“蕞尔崖城”。“崖城”西域，就到城西坡头园。之外的保平、港门，便是乡都之里，不算是“崖城”了。

时移世易，行政区划频频变更。“崖城”的辖区范围及其建置名称，自然也与时俱进，纷繁复杂。且择要略说。

1950年，崖城是崖县所设的1镇9乡之“仁义乡”。1955年，崖县改设5区1镇，崖城区是其中之一。

1958年，崖县撤区合并大乡，崖城区改为崖城乡。1958年10月，崖县成

立4个人民公社，崖城是其中之一“炮艇人民公社”。后来改为崖城人民公社。1983年9月，崖县撤销公社建置，改设区委、区公所。1985年，崖城区公所改为崖城镇。此时该镇下辖东关村、城东村、拱北村、崖城村、城西村、水南村、大厝村、抱古村、北岭村、赤草村、南山村。区域大致是从前的“三坊四厢”加上4个山村，与人民公社时期相同。

2001年，三亚市乡镇区划大调整，将原来崖城镇、保港镇、梅山镇、雅亮乡的行政区域合并为新的崖城镇(雅亮乡5年后划归育才)。当时的崖城显然已经是庞然大镇，而不是从前的“蕞尔崖城”，今非昔比了。

2014年，撤销崖城镇，设置崖州区。2015年1月，崖城镇为升格的崖州区取而代之。自此“崖城”其名从行政区划的建置中退出。然而，这个从前有“三坊四厢”的地方，永远还会是叫“崖城”。

1338.8平方米、高6层的老办公楼成为记忆。它的拆除，预示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启。

当年，这幢楼最早定位为综合楼，用于解决医院办公场所和医疗培训及文体娱乐设施的空白缺失。大楼于1986年7月竣工交付院方使用，造型别致、风格独特、色泽明快，为当年医院“最高的楼宇”。

彼时，医院归属广东省通什农垦局，是其辖下的一家综合性大医院，名为“广东省通什农垦局第一医院”。具有军人血统基因和光荣传统的这家医院，许多医生护士来自黑龙江850农场医院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接上级命令整建制迁往海南三亚组建新医院，为海南岛南部广大农垦干部职工和地方群众提供医疗教学培训服务。

1980年，医院从月川整体搬迁至解放四路现址。

去年老办公楼拆除的那天早

上，我特地赶去现场拍照以作纪念，并到墙角看望那棵造型独特的榕树。这棵榕树当年在医院花圃盆栽养育存活成型后，再移植到办公楼墙角落户。它的树干弯曲，造型别致，枝叶浓密犹如伞状，给人愉悦的感受。以前工作的时候，我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阳台墙角的花木浇水。对那棵有来历的榕树，我倍加关照，没少给它拔草、浇水、施肥。转眼间，这棵榕树从四五十厘米的矮树，长成近3米高的景观植物。遗憾的是，当我赶到现场时，工人已提前将榕树挖起并用吊车将它移栽到别处。

如今，老楼已拆，树栽别处。办公楼和榕树相依相伴的影子不复存在，唯有昨日的故事还鲜活在记忆中。

告别老办公楼和景观榕树，亦告别了一段历史。继往开来，随着新门诊大楼的启用，三亚的“医”路会更通畅。

三亚海边奔跑的风

□殷海平

向往自由的人，总爱选择去海边吹吹风，有种被抚慰心灵的奇妙感。慢慢地踩着细软的沙滩，静静地与海对坐，可以如此大半天放空自我……而我也更喜欢迎着海岸线奔跑——那是风与风的交流，最大频率地释放全身的多巴胺。

海边的风，咸咸、凉凉的，沁人心脾。

那年去三亚旅行，旅伴们还在晨梦里，我每天都在酒店附近——迫不及待地跑去沙滩上，或是沿着海岸线体会“跑起来有风”的清凉。这是每个喜欢跑步的人，去一座城市最想做的浪漫之事。而三亚对我来说，更具备这独特的氛围感。

从脸庞到发丝，脚下也幸福生风。配合着浪花拍岸似的吟唱，远处即将升起日出如希望，海水清澈托着几艘悠悠荡着的小船……我有些忘乎所以，迎着海风去奔跑!

我们每一天，都应该如此美好。不必再计较眼角多起来的皱纹，不必再想凡俗里的部分无解。带着些许说不清楚的自在，心胸开阔，热情奔赴。所谓大事都成了小事，而我只想在这风里，一直奔跑下去。

都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有山有海，有平坦大道，也有上下坡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这场马拉松路上的风景和不同的体验。那天我遇见了

海，感受到了奔跑的风，内心顿觉窃喜，甚至找到了“小确幸”的滋味。

有一刻，我在海边静静地躺着。除了风浪的声音，没有刺耳的车喇叭声，也听不见明天或是后天叫嚣的紧迫感。而后，我在沙滩上慢跑，只是单纯地听着海边的风，简单地吹出小调儿，快乐旋转。

朋友小G喜欢分享快乐，所以这感染了我。即使平常联系不多，但只要遇到好的风景，他必定转发给我看看。而我喜欢这三亚海边奔跑时吹过的风，却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述清楚，它带来的美妙感觉。小G在微信里发语音：“你说的，我都懂!因为你的语气里是飞起来的轻快感!”看来，这份吹着海风、独享孤独的外表下，内心是真实的充盈。

在三亚的那一周，短暂而充实。几乎每一个清晨，我都会自定线路，把附近的几个地方全跑了一遍。鹿回头风景区，亦或是数不尽的茂林和花草间，好像起终点，最后都会跑到海边去，带着有氧的快感。不等风来，只追风去，是一名跑者才有的幸福加持感。我多想大声叫喊，流淌的汗水在不停表达着欢快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我无比敏感地抓住了那种奔跑后才有的清凉抚触感。

我常住的城市，并没有海。有一个钱塘江，可看可观，但不可亲密接

触。所以短暂的旅行，对我来说能与沙和海水缠绵，捡贝壳抓抓螃蟹，已是兴奋不已。但也有累了的时候，突然只想静静地那么走走，最好身边没有任何人与事打扰，想想自己的小心思。不深奥不复杂的那种，是休闲度假该有的样子，毫无目的。

被海风吹拂，心醉到忘记自我。当地摄影小哥凑上来，轻轻地问：“姑娘，要不要帮你拍几张照片?”在这个叫作三亚的城市，我去了3处海边，在陌生的镜头下，拍下喜欢的风景。从此故事里就住着一个自己，吹着海风的主角。

跑过风景跑过风，其实什么也带不走，除了跑过的脚步。我很想下次再去，那时一定带着最爱的人，一起来跑跑我喜欢的三亚，吹吹这爱的海风。我们试着用有氧慢跑聊家常;也用间歇性快慢结合跑，找找生活中快被磨灭的情感。

我想这个干净的城市，有着我们简单的跑步初心，以及相识之初的热恋感。没有太多的语言，用脚步的行动力彼此一起享受吹过的海风，这其实是多么让我们纯粹的迷恋啊!

好的心情，每个人都喜欢。那次离开后，时常会怀念三亚海边的风，至少那个记忆里的自己，是最真实和最轻松愉快的，就像一个孩子。

告别一棵树

□杨威胜

我匆匆去告别的不是亲人朋友，而是一幢有历史渊源的老办公楼和一棵景观榕树。

那是2023年11月15日9时许，两辆履带式挖掘机和钩机，还有一辆洒水车，依次驶入三亚市中心医院(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)的中心区域，对一幢伫立在高楼夹缝中的老办公楼，实施拆楼作业。随着挖掘机和钩机一铲一铲、一锤一锤的撞击声，楼体外墙和室内地板楼梯，噼里啪啦地倒塌落地。一块块楼板连同钢筋水泥砖块的坠落，仿佛是失落的记忆碎片，瞬间沉入历史的尘烟。

听闻医院老办公楼拆除的消息，许多在院的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，纷纷走到拆楼现场的警戒线外驻足，只为最后看一眼老办公楼的身影，依依惜别这幢伴随和见证医院走过37载发展历程的建筑物。

3天之后，这幢总建筑面积

望”。

谁知，丈夫带女儿出了门，铁锅也跟着不见了踪影。15分钟左右，爷俩开门进屋。丈夫左手握着铁锅，油光瓦亮，右手拎着装满辣子炒鸡的打包盒，走进厨房。鸡肉入盘，整个房间瞬间肉香四溢。

饭桌上，女儿自顾自地吃，丈夫小口抿着酒，为我答疑解惑。

原来，他对自己的厨艺自信，但嫌“开锅”麻烦，怕开不好留下“后遗症”，索性拿给楼下小餐馆，请厨师老杨帮着处理一下。记得刚结婚搬

到楼上住的时候，老杨就在这里开店，多年来，丈夫一直带着亲戚朋友捧场，大家也喜欢上了店里的口味。

对老杨来讲，丈夫既是回头客，又是好伙伴、好邻居，“开锅”这点小事根本不值一提。待完事之后，便点了老杨这桌拿手好菜，带回家吃。

铁锅“开锅”后，静放一天，厨房再次响起叮叮当当的声响。我和女儿在客厅，读书写作，其乐融融。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”，这一刻，温馨怡然，如登春台，回味无穷。



美丽姑娘——梁辰瑶(12岁)



虫虫睡了 | 周梓钊(9岁)

开锅

□魏召园

从没想到，网络中“丈夫嫌弃妻子炒菜不好吃，假装将锅扔掉，被妻子及时拦下”的搞笑片段，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。

只不过，稍稍不同的是，这里面的主角发生了转换。

丈夫工作很忙，每天下班到家，为我和女儿简单炫一下厨艺，着急应付两口，接着返岗值班。

看着盘里的菜，碗中的汤，我有点嫌弃。尝上一口，不咸不淡，没滋没味，心生疑惑：这家伙是不是不爱我了?当然，我心里明白，他这是要务在身，顾不得生活的烟火气息。

连续三四天，丈夫不再做饭，而是外带饭菜，有凉皮、菜煎饼、饅头干饭、驴肉火烧等。之前，我们除了亲朋好友聚餐、工作应酬之外，不在外面吃。

这反常的举动，让我忍不住开玩笑：“前几天做饭不好吃，这几天又给厨房放假，不愿意给我们娘俩做饭了是不?”

“不是我炒的菜不好吃，是这个锅太难用了，咱结婚到现在，用了快20年，赶快给我买口新锅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好，给你买。”我答应着，顺便锁定目标，同时脑海里呈现一个铁锅的画面。那是听闻两位同事的良好使用评价后，办公室小魏刚买的铁锅。

考虑到物美价廉且颇有好评，我立马入手。俗话说“铛铛铛，锅火亮，菜肴香味弥漫长”，等咨询好铁锅“开锅”的方法，下班回到家，我屁颠屁颠地跑到菜市场买了几斤肥肉，让丈夫好好“开锅”，满足他那个用新锅炒新菜、美味立马来的“愿

人各一处，天地一方

□蒙胜国

晨起，读周华诚的《时间的味道》。见文中的句子“喝了一碗白毫茶”，舒心悦意。瓯的本义是盅子、杯子，偏就不用，用“瓯”字足见华诚多么绅士儒雅了。读美文这一刻，竟觉余香满口，这是“书虫”的一个快乐之处。

早餐后，与多年未谋面的老友仕强见上的一面。仕强的家中客厅，有他置办的一张厚实的红木当茶几，桌面上偌大的一个陶罐，里面塞满了茶叶。他在往茶壶里注沸水，茶叶在壶中翻滚，茶香弥漫。一杯热茶在手，就有了歇息的片刻。

我打量他的茶几，还有一侧木架子上摆起的一堆书。仕强今年退休，赋闲于家。别人是做学问，家中汗牛充栋，日日埋头于卷帙浩繁的书中。仕强是偶尔翻阅于几本书里，自得其乐。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看来这样的词适合仕强的性情吧。

几十年前中学毕业，他出来工作，后来从三亚回到老家。见老友终究还是要喝酒的。那就喝吧。

我没想到他真能喝酒。印象中，他滴酒不沾。由此，我心生紧张，害怕他灌我一个酩酊大醉。我是见识过有些人的善饮，一下喝了

好多杯，即使趴在桌上紧闭双目，过了一会儿，身边一旦响起喝酒的声音，他好像是条件反射般，抬起头又端起酒杯，迎向对面人的酒杯一碰，滴酒不漏。

几杯酒干下来，酒酣耳热。几十年不见，依然话语投缘。顿然感悟，我俩虽各安一处，但同在一个天地，这心还是连在一起的。

已说好的，午饭后，我们去一个叫“蚂蝗塘”的地方。车辆行驶了足有一百多公里。到了山里，天色已经迷离，见到了已等候我们多时的仕强弟弟阿权。

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俗。

我问过仕强妻，你是四川的，会讲本地话么?她回我说，懂一些。其实后来我发现，她和仕强，包括仕强俩兄弟的对话都用本地方言了。我很理解，他们先前是海南农垦人，现在又生活在一个与原岛内完全不同的环境，即便是仕强，那一口普通话也是少说了。

海南农垦人讲普通话，其实是很特别的。因为农垦人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讲着不同的方言，遇到“听力障碍”时，只好借助普通话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他们说普通话，往往会将自己的方言中的许多用语掺入其

中。譬如，普通话讲瓶子，到了农垦人的嘴里，往往吐出来的字眼是“昂哥”，那是客家人对瓶子的读音。有趣的是，农垦里面的海南人讲普通话，把盆叫“钵”，乍一听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还有将煮饭叫“昂煲”，锅头叫“镬头”，等等。老家人还时常提起我的父亲，说他到地方工作久了，回来讲家乡话，让大家听得很费力。

你信不，在泱泱人海里，只要是这个人曾经在农垦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讲着不同的方言，遇到“听力障碍”时，他就一开口，一下就辨识出是一个来自岛内的讲普通话的农垦人。

海南农垦人说话的语调，应属于一地的特色，是乡音，是乡愁。仕强对此深有同感。他是农垦二代子弟，在他乡生活了三十余载，此次只因我从海南过来，不停地说起“第二故乡”时，眼中始终饱含深情。

我们夜宿一家酒店。仕强的另一个小弟也住这个镇子上。夜已晚，我们去了只能稍坐一会儿，叙叙旧。临别时，我再一次回望仕强小弟的这幢崭新的四层楼房。我在想，仕强和他的兄弟，已是枝繁根深，独立于一方了。

人生是一部大书。